

米芾“刷字”笔法的形成与《蜀素帖》艺术分析

孟微昱 周政康 王鹏

齐鲁理工学院, 中国·山东 曲阜 273100

摘要: 米芾“刷字”笔法以迅疾流动、欹侧跌宕的用笔特征著称, 其形成既源于个人性情与审美追求, 也深受晋唐书风与帖学传统的影响。《蜀素帖》作为其代表作, 集中展现了提按顿挫与行气连贯之间的张力, 通过墨色变化与线条节奏构建出独特的书写韵律。围绕“刷字”笔法的生成逻辑与表现方式展开分析, 可见其在笔势连绵中完成结构重组, 在欹正相生中实现章法统一, 从而形成兼具书写速度与艺术表现力的风格特征。

关键词: 米芾; 刷字笔法; 蜀素帖; 行书艺术; 帖学传统

The Formation of Mi Fu's Brushwork Technique and the Artistic Analysis of "Shu Su Tie"

Meng Zhiyu, Zhou Zhengkang, Wang Peng

Qil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ina Shandong Qufu 273100

Abstract: Mi Fu's "brush writing" technique is known for its swift and flowing strokes, as well as its ups and downs. Its formation is not only influenced by personal temperament and aesthetic pursuits, but also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calligraphy style and tradition of the Jin and Tang dynasties. As his representative work, "Shu Su Tie" focuses on showcasing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ups and downs of the strokes and the coherence of the movement, constructing a unique writing rhythm through changes in ink color and line rhythm. By analyzing the generation logic and expression methods of the "brush writing" technique, it can be seen that it completes structural reorganization in the continuous strokes and achieves unity of composition and form a style feature that combines writing speed and artistic expression.

Keywords: Mi Fu; Calligraphy brush technique; Shu Su Tie; Running script art; Traditional calligraphy and learning

0 引言

米芾以独特的行书风格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其“刷字”笔法尤为引人关注。这种笔法并非单纯的速度表现, 而是在提按、转折与行气之间形成高度统一的书写机制。《蜀素帖》作为传世经典, 不仅呈现出米芾笔法的成熟形态, 也体现了其对传统书法资源的再创造。围绕这一作品展开探讨, 有助于深入理解“刷字”笔法的生成路径与艺术表现, 从而把握米芾书法在宋代书坛中的独特价值与审美取向。

1 米芾“刷字”笔法的生成脉络

1.1 晋唐帖学对用笔观念的滋养

米芾“刷字”笔法并非凭空而来, 其深层根基仍植于晋唐帖学传统之中。晋人尺牍重尚神采, 讲求使转自然、点画映带, 形成了流便灵动的笔意传统; 唐代书法则在法度、提按与结构经营上更趋严整, 为后世行书提供了稳定的技法框架。米芾长期浸润于二王书风, 又广泛取法唐人墨迹, 在临池过程中不断吸收帖学中关于中锋行笔、转折调锋与笔势贯通的经验, 使其用笔观念既不失古法依据,

又具备再造能力。

落实到“刷字”笔法的形成, 帖学滋养主要体现在对笔势连属和行气贯穿的高度重视。《蜀素帖》中大量线条看似迅疾掠过, 实则暗含起止分明、藏露互见的法度意识, 这正是晋唐帖学内在规范的转化结果。米芾并未停留于摹仿古人点画, 而是将帖学所强调的骨力、风神与节奏统摄为新的书写机制, 使线条在快速运行中仍保有筋骨、弹性与书卷气, 由此奠定了“刷字”笔法既纵逸又合法的审美基础。在具体书写过程中, 他通过中锋运笔与提按变化的精细控制, 使线条在疾行中依然具备内在张力与结构支撑。借助使转衔接与行气贯通, 将单字点画融入整体节奏之中, 避免了散乱与浮滑之弊。这种对传统笔法的再整合, 不仅强化了线条的表现深度, 也使其书法在自由挥洒中保持严整气度, 展现出高度成熟的艺术品格。

1.2 个性气质与书写节奏的塑造

米芾书法风格的鲜明成立, 与其个人气质密切相关。他性情敏锐, 审美判断强烈, 既有崇古意识, 又不愿困守成规, 这种人格结构直接影响了其书写状态的生成^[1]。“刷

字”并不是单纯追求快,而是情绪、手法与审美判断共同驱动下形成的节奏表达。落笔时的欹侧取势、行笔中的纵横牵引、收束处的峻利转折,都体现出强烈的主体性。书写节奏因此不再只是技术安排,而成为个体精神外化于笔端的动态轨迹。

《蜀素帖》最能体现这种气质与节奏的统一。整卷在章法推进中呈现出明显的快慢交替,紧处不滞,疏处不散,行与行之间形成内在呼应。某些字势陡起,重心偏移明显,却能借牵丝与映带保持整体稳定,显示出米芾对节奏控制的高度敏感。其“刷字”笔法之所以具有强烈辨识度,就在于书写者将自身气韵转化为可见的节拍结构,使提按顿挫、偃仰开合与行气流转互为支撑,从而形成兼具速度感与情绪张力的艺术面貌。

1.3 用笔速度与线条质感的互动关系

“刷字”笔法常被概括为迅疾爽利,但真正决定其艺术价值的,并不是表层速度,而是速度运行中线条质感的持续生成。米芾在行笔过程中善于借助腕力转换与锋毫铺束,使线条在快速推进时仍能保持中锋主导的圆劲效果;遇到转折、顿驻与提按变化处,又通过微妙的调锋控制形成粗细、轻重、枯润的层次。速度因此不再是消解笔法的因素,反而成为激活线条生命感的重要条件,使点画呈现出强烈的弹性与流动感。

《蜀素帖》中的不少字形都体现出这种互动关系。线条在疾行中并未滑浮,而能显示涩行、驻锋与回锋留下的丰富痕迹,说明米芾对笔毫入纸深度和运行阻力具有精准把握。墨色的浓淡变化也与速度相互关联,快笔往往带出飞动气息,稍作停蓄则增强线质厚度,二者共同塑造了视觉上的节奏起伏。由此可见,“刷字”并非一味求快,而是在速度驱动下完成线条质感重塑,使书写过程转化为兼具力度、韵律与审美张力的艺术表达。在具体运笔中,米芾通过控制笔锋入纸的深浅与行进中的提按节奏,使线条在疾速推进时仍保有厚度与弹性,呈现出丰富的力感变化。借助转折处的微妙停蓄与调锋,使线条在连续运动中形成节奏起伏,避免单调滑行。速度与质感相互作用,使点画既具动势又不失内涵,从而构建出富有生命力与表现力的书写形态。

2 《蜀素帖》中“刷字”笔法的具体呈现

2.1 提按转折中的线条动势

《蜀素帖》的线条动势建立在清晰而敏锐的提按转折之上。米芾并不以均匀匀速完成点画,而是在起笔、行笔、收笔之间不断调整笔锋的下压与提起,使线条呈现出强烈

的轻重节律。按笔时墨迹沉着,线条厚实而富有涩感;提笔时笔画转为轻灵,行进轨迹显得迅疾流畅。这样的变化使单一线条内部便形成丰富层次,也让字形不再停留于静态轮廓,而具有明显的运动趋向。尤其在横画与撇捺的处理上,提按交替使笔势形成前后牵引,视觉上呈现出向外拓展又向内收束的张力。

转折处的处理更能体现米芾“刷字”笔法的成熟程度。其转锋并非生硬顿挫,而是在使转中完成笔路调整,使方折与圆转相互渗透。观《蜀素帖》诸字,可见折笔处常带有短暂驻锋与暗中换锋的痕迹,既保持转角的骨力,又避免线条断裂板滞。这样的笔法处理使点画之间产生连续呼应,局部转折被纳入整体势能之中。提按塑造了线条的起伏节奏,转折则决定了笔势转换的方向与力度,二者共同构成《蜀素帖》线条飞动而不失控制的艺术特征,也使“刷字”不只是速度显现,更是一种富有法度的动态书写方式。

2.2 欹侧结构与行气贯通的协调

《蜀素帖》的结构经营极具米芾个人特色,最突出的表现便是欹侧取势。字形重心并不一味居中,而是在偏移中寻求新的稳定关系,形成左低右高、上紧下展、内敛外张等多样形态。这样的结构处理增强了字势的倾动感,使单字呈现出欲动未止的生命状态^[2]。欹侧并非简单倾斜,而是通过点画长短、部件穿插与空间分配重新组织结构秩序,让视觉重心在不平衡中达成平衡。米芾正是借助这种富有张力的结字方式,将“刷字”笔法的飞动感落实到字形内部,使每个字都成为笔势运行的承载体。

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欹侧结构并未破坏通篇行气,反而强化了章行之间的贯通效果。《蜀素帖》中的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存在明显的势能联系,牵丝映带、顾盼揖让与虚实呼应共同构成连贯的气脉。某些字虽然取势险峻,但借助上一字的余势与下一字的承接,整体仍显得流畅自然。行气的生成并不依赖单纯的笔画连接,而是在字形节奏、空间疏密与走势连续中逐步展开。米芾将欹侧结构置于整卷书写的动态序列中处理,使局部险势与整体和谐得以统一,这正是《蜀素帖》最具审美魅力的地方,也是“刷字”笔法能够成立的重要结构条件。

2.3 墨色变化与章法节奏的构建

《蜀素帖》的艺术感染力来自用笔的迅疾与结构的奇宕,还体现在墨色层次对章法节奏的深度参与。米芾在书写过程中并不刻意维持墨量一致,而是顺应蘸墨次数、行笔速度与纸面渗化条件,使浓、淡、枯、润自然交替。浓

墨处线条沉雄厚重,能强化点画的体积感与压迫感;淡墨与枯笔处则呈现轻灵飞动的气息,使视觉节奏得到舒展。墨色变化因此不只是材料效果,而是与用笔状态同步生成的审美语言,它让整卷作品在单色书写中依然具有丰富的层次起伏,增强了“刷字”笔法的表现张力。

章法节奏的形成,也正是在这种墨色对比与空间安排的相互配合中完成。米芾善于利用字距、行距与留白调节篇章呼吸,使局部的紧密与空灵交替出现,构成富有音乐性的视觉推进。某些笔势连绵处,墨色偏浓,形成局部聚势;转入疏朗段落时,墨迹转淡,空间随之舒展开来,观者的视线便在聚散变化中不断流动。这样的章法不是机械排列,而是建立在笔墨节律基础上的整体经营。墨色变化为章法提供了强弱分明的节拍,章法布局又反过来放大了墨色层次的审美效应,两者共同塑造出《蜀素帖》跌宕起伏而气脉不断的整体风貌。

3 “刷字”笔法的艺术指向与风格归结

3.1 速度感与表现力的统一方式

米芾“刷字”笔法最鲜明的特征,在于速度感并未停留于表面的迅疾姿态,而是被转化为富有感染力的艺术表现。《蜀素帖》中大量点画呈现出纵横开阖、连绵奔放的书写态势,线条在快速运行中保持清晰的笔路与内在力度,显示出速度并非失控挥洒,而是经过高度技法整合后的主动表达。起笔处的果断切入、行笔中的提按转换、收笔时的回锋或顿驻,共同构成富有节律的动态结构,使每一笔都兼具时间推进感与视觉冲击力。由此可见,米芾笔下的“快”不是单纯追求书写效率,而是在运动中强化线条的张力、气势与情绪含量。

这种统一方式还体现在“势”与“质”的并行建构上。若只有速度而缺乏质感,线条便容易流滑单薄,难以形成真正的艺术品格;若只有笔墨厚重而失去节奏推进,作品又会陷入滞涩板重。《蜀素帖》恰恰在二者之间建立起紧密联系,快笔带出连属不断的行气,涩笔与驻锋又保存了线质的厚度与筋骨,使速度成为生成表现力的条件,而非削弱表现力的因素。观者在阅读作品时,不仅能感受到书写过程中的瞬时爆发,还能体会到笔锋入纸的阻力、转折的力度与章行推进的呼吸,由此形成兼具动感、力量与韵致的审美体验。

3.2 书写自由与法度内在的平衡

《蜀素帖》常给人以恣肆洒脱之感,但这种自由并不是脱离法度的任意挥写,而是建立在深厚传统功底上的主动调度。米芾长期浸润帖学,对中锋取势、藏锋起止、使

转节律及结字规律都有极强把握,因此其书写中的欹侧、连带、欹正互生,都不是对规范的破坏,而是对规范的灵活转换^[3-5]。看似信手拈来的点画,实则处处包含用锋方向、笔压变化与空间控制的精密安排。自由之所以能够成立,正因为法度已经内化为书写本能,使米芾在迅疾运笔之中依然可以维持结构稳定、行气顺达与章法有序。

这种平衡更体现为“变”不离“法”,“逸”不失“度”的书写原则。《蜀素帖》中某些字形重心偏移明显,局部伸展幅度较大,却总能通过笔画间的顾盼关系和字内支撑维持整体协调,说明米芾对结体法则并未放弃,而是进行了更高层次的重组。其用笔偶有险绝之态,但转折处能收束,纵势中有回护,行势虽快而不散乱,正体现出法度在深层结构中的持续作用。书写自由与法度平衡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使作品摆脱了机械摹写的匠气,也避免了任性恣纵的浮躁,从而形成既有个性锋芒又有传统根基的成熟风格。

3.3 整体风貌中的审美取向与价值呈现

从整体风貌来看,《蜀素帖》所体现的审美取向,集中表现为尚意书风中的潇散气韵与精微法度的统一。米芾并不满足于线条工整或结构匀称的表层效果,而更重视笔墨运行中精神气象的显现。全卷字势多有欹侧,章行节奏富于跌宕,墨色浓淡相互映发,使作品呈现出清劲、灵动、奇峭而不失雅正的风貌。这种审美取向与宋代文人书法强调个体心性表达的趋势密切相关,但米芾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并未将“意”理解为对法的消解,而是在高度技巧支撑下完成对风神、韵致与气骨的综合塑造,因此《蜀素帖》既有文人书写的神采,又具经典法书的耐读性。

其价值呈现在于个人风格的鲜明成立,更在于对行书艺术表现边界的有效拓展。米芾以“刷字”笔法突破了平稳匀称的单一审美模式,将速度、节奏、结构、墨法与章法重新整合,推动行书从实用书写转向更强烈的艺术自觉。《蜀素帖》由此成为观察宋代书法审美转型的重要范本,也为后世理解“尚意”精神提供了具体而可感的笔墨依据。作品所呈现出的生命感、书卷气与创造性,不仅确立了米芾在书法史中的重要地位,也使“刷字”笔法成为中国书法中兼具个性魅力与学术价值的重要现象。

4 结语

本文围绕米芾“刷字”笔法的形成脉络与《蜀素帖》的艺术呈现展开分析,从帖学滋养、个性气质到笔法结构与章法节奏等方面加以梳理。对线条动势、结构协调及墨色变化的深入探讨,可以看出其书写方式在速度与法度之

间实现了高度统一，并形成独具特色的审美风貌。这种以笔势为核心的艺术表达，不仅体现出米芾对传统的深化理解，也彰显出其在行书领域中的创造能力与审美追求。

参考文献：

[1] 郭雅心. 米芾《苕溪诗帖》风格特征及对本人创作的启发[D]. 长春师范大学, 2025.

[2] 李亮. 米芾的书法鉴赏观：从“辨伪”到“真趣”

的审美路径[J].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25,(14):144-147.

[3] 李凤皓. 明代的米芾书法接受研究[D]. 曲阜师范大学, 2025.

[4] 杨馥铭. 米芾书法创新性探究及对我的创作影响[D]. 成都大学, 2023.

[5] 查律. 米芾书法论[J]. 中国书法, 2021,(04):78-94.